

莊子雪

天之積空爲日月爲垣舍爲黃赤道
爲霧露蛭蚘懿漠鱉晦不可思議也
莊子之爲文爲風爲火爲爲海爲
鼠肝蟲臂尻輪神馬嘯吟漫不可
思議也天下之事莫難於測空而測
莊子者如英嶺南陸樹芝余庚子



NLIC 2970713822

清陸樹芝撰
張京華點校

莊



雪



NLIC 2970713822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雪 / (清) 陸樹芝著.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2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ISBN 978-7-5617-8433-4

I. ①莊… II. ①陸… III. ①道家②莊子—注釋
IV. ①B223. 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027385號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莊子雪

著者 (清) 陸樹芝
點校者 張京華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方學毅
裝幀設計 勞 韜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 32開
印張 13. 625
字數 300千字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
書號 ISBN 978-7-5617-8433-4/I·749
定價 42. 00元

出版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整理弁言

一

《莊子》一書，我早先曾經認為它的哲學代表著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最高成就。此語是對比著老子思想、儒家學說與西方經典哲學而說的，現在看來，「中國哲學」一語太過複雜，其中涵蓋着不少誤解，很難將《莊子》一語道盡，但自認為大致仍能成立。當然，《莊子》的文章境界也極高，與其哲學思想不相軒輊，這在漢代即有定評，無容贅述。到了元明時期，道學家盛行講義，而文章家盛行詩評文評，《莊子》在其中又扮演了非常活躍的角色，這不足為怪。這一時期，《莊子》已不僅是子學巨擘，而且下及塵世，成為士大夫閒暇中的常備讀物，陶性情，充談資，莊子非為此輩而作書，但其書自宜有此一重結果，這是不期而然的。

自明代以來，有一些偏重評賞《莊子》文章的著作，其中以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胡文英《莊子獨見》、陸樹芝《莊子雪》最為傑出。中華

書局一九一五年編輯出版的《莊子精華》（《中國文學精華叢書》之一），發行甚廣，其中《內篇》部分諸家眉評只選了四人，即林雲銘、宣穎、陸樹芝和王先謙。

至民國間，聞一多頗能由文學一面賞讀《莊子》，而朱文熊所著《莊子新義》，則直承明清文章家之讀書法，為其緒餘。但是貶損《莊子》評註的傾向也開始出現。如郎擎霄《莊子學案》評論清代莊學時稱：「此外洪亮吉、桂馥、梁章鉅、洪頤煊、陸樹芝諸人，對於莊學則作片斷研究，而陸樹芝則作全盤探討，以論文為主。……章鉅《退菴隨筆》、桂馥之《札樸》、頤煊之《讀書叢錄》，或校訂文句，或解釋義理，均精審。惟樹芝之《莊子雪》僅論《莊》文，意殊膚淺。」葉國慶《莊子研究》評論莊子之文學，亦稱：「註家有偏於批評《莊子》文學者，如明朱得之《南華通義》、清吳世尚《莊子解》、孫嘉淦《南華通》、林雲銘《莊子因》、陸樹芝《莊子雪》等是。要皆賞識莊文之宏暢，然為論時有瑣碎之嫌。」

此所謂膚淺、瑣碎之說，可能與民初學者熱中討論科學、考據及厭棄桐城、選學有關。此一鄙薄之風持續已數十年，一方面各種科學與考據的研究著作並不如預想的那樣卓有成績，使其精義勝義高於古人，另一方面所謂新文學之各種文

體實難生產美文以澄澈風俗，俾人恆心鑿理。由此而言，重讀明清這幾部《莊子》評註，不僅可以視爲莊子哲學研究的一種補充，同時也勢必成爲文章學中的一縷清風。昔老子稱大道希夷，大音希聲，方今之世，雖僻處山林遠邑，仍不免乎強聒滿耳，所謂清音幾幾乎已罕有聞者，不得已而邀之於明人清人，得其論《莊》之隻言片語，以此洗心，以此清音，以此養目，以此娛神，應該說也是必要的。

二

《莊子雪》一書，清陸樹芝撰。陸樹芝，字見廷，號次山，室號三在山房。清高州信宜（今屬廣東茂名）人。光緒《高州府志》有傳，云：「陸樹芝，字見廷，信宜人。乾隆庚子舉人，會同教諭。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性狷介，氣節自持。少負文名，沈酣古籍，尤潛心理學。鄉薦後業益精勤，講授生徒，學者稱茨山先生。歲甲子，制府那檄所屬條陳時務，上書灑灑萬言，洞中體要。著《莊子雪》行世，又著《四書會安錄》、《左傳意解》、《朱子家訓輯註》諸書待梓。」

「茨山」當是「次山」之誤。

乾隆庚子爲四十五年。至乾隆五十三年，陸樹芝刊印了《春秋左傳意解》十卷，孫殿起《販書偶記》有著錄。

嘉慶丙辰爲元年。清仁宗於此年正月初一日即位，詔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莊子雪》自序作於嘉慶元年七月，正當陸樹芝應制舉之時，亦可謂正當其盛年。

清代會同縣有二，一屬靖州，今屬湖南懷化。一屬瓊州，民國初改名瓊東縣，今屬海南瓊海。據嘉慶《會同瓊東縣誌》，陸樹芝由舉人借補，任該縣儒學教諭，嘉慶七年任，十四年復任，十五年離任。上書條陳時務之甲子歲當爲嘉慶九年，其時陸氏正在會同教諭任上。

嘉慶十五年離任以後，陸樹芝大概未再任職，而《四書會安錄》、《朱子家訓輯註》二書亦未見刊刻。

《莊子雪》是對《莊子》全書三十三篇的註評，釐爲上中下三卷，前有陳大文、尹廷鐸二序及自序。又附《史記·莊子列傳》及蘇軾《莊子祠堂記》，仍加評註。又附陸氏《三在齋隨筆》之《讀莊子雜說》，共十四條，首一條記於乾隆六十

年七月。

陳序作於嘉慶四年，末有「撫粵使者」印鑒。陳大文，字簡亭，號研齋，浙江會稽人，寄籍河南杞縣，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進士，授吏部主事，典廣東鄉試。嘉慶二年擢廣東巡撫。序稱「嶺南陸樹芝，余庚子歲奉使所取士也」，知陸、陳二人爲門生座主關係。

尹序未署年月，末有「惺齋氏」印鑒。尹廷鐸，字耄縫，號惺齋，東莞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任連州訓導，見《廣東通志》。序稱「吾友陸次山」，又自稱「年愚弟」，可知與陸樹芝爲同年舉人。

三

《莊子雪》一書審其題名即知是以文筆爲主。著書體例仿林雲銘、宣穎，篇題有評，篇末有評，文中亦有評，遇有訓解則以墨圈隔開。但細讀注文，除了對《莊子》文法頗有「絕妙」、「奇警」一類讚語，對起承轉合、首尾照應諸處頗有提示以外，對於原書中的字句亦有極多解詁。即如註文的采摭範圍，舊註（陸德明

《經典釋文》等）、郭註（郭象《莊子註》）之外，計有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褚伯秀《管見》（《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焦弱侯（竑）《筆乘》、陸長庚（西星）《南華副墨》、呂註（呂惠卿）《莊子義》、王氏（雱）《南華新傳》、林疑獨《莊子解》、徐廷槐《南華簡鈔》，及陳祥道、陳碧虛、劉槩、范無隱（范應元）、劉須溪（劉辰翁）、朱得之等，采摭諸家十分廣泛，與焦竑《莊子翼》相近。實際上陸樹芝的註評是從一字一句做起，以解詁字詞為基礎，繼而串解句意，最後推揣章意、篇意，然後乃以見出《莊子》行文之妙與用意之奇。陸氏通過會通、融彙全書，而將《莊子》其書其人視為一個完備的整體，從字到句到章到篇，均有合理的旨意貫穿，無不可解，處處照應，對蘇軾所質疑的《盜蹠》、《漁父》、《讓王》、《說劍》四篇亦皆婉轉回護，由此而見出莊子其書其人的晶瑩透澈，醇美不雜，使讀者閱之而「寒香沁於心脾」，故其註評稱為「莊子雪」。古今學者文人由《莊子》書中得若干片段而加以欣賞者多，但能提升而至於將全書渾淪圓融加以讚賞的，絕不多見。此為陸樹芝註評的第一個特色。

先秦《易經》、《老子》二書均言形上之道，大略頗相類似，但細加剖辨，則

二書淵源各異，大旨仍有不同。《易經》重在陰陽，而《老子》重在有無。陰陽爲相對概念，陰長陽消，或陰消陽長；而有無爲絕對概念，無即是有，有即是無。《易傳》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詳論兩儀以下，而自太極以上則罕言之。《老子》文中雖多言陰陽相對，而大旨則存心於絕對之無有，至《莊子》尤其極盡發揮描摹之能事。「有」因爲「無」而全，此「無」必當是絕對之「無」，故道家在「有」之上，更進而推衍到「無」；而《易經》論「太極」則只相當於道家之「有」，尚未至道家之「無」，故較道家少一階梯，而義理便欠精微。後至兩宋，周敦頤道出「無極而太極」一語，朱熹加以表彰闡說，儒家形上之學始臻完備。「無極」這一本義爲屋棟的詞語，在漢代瓦當中習見。而陸九淵攻駁周子援引道家，亦並非無據。但無「無」則不足以存「有」，無「無極」亦不足以存「太極」，朱子之用心亦非無理。陸樹芝註評《莊子》，認爲《莊子》與「無極而太極」之說完全契合，認爲「道本形而上者」，「《南華》之理一本於無極」，同時並特別注意說明《莊子》無爲之意正在於有爲，其立意完全承接周朱一脈而來。由此追考《老》《莊》本原則不可，但由業已延伸了的儒家義理而與《莊子》互釋，則恰有處處相

互發明之功。後世學者讀儒家書與道家書，於其形上之學往往不得要領，而《莊子雪》則一書而兩明之，單從涵泳義理且超出儒家派局限而言，其有益於讀者初學確是十分理想的。此為陸樹芝註評的第二個特色。

讀《莊子》一書明顯可見莊子對於儒家有著特殊的理解，如其關於《六經》的論斷即為《漢書·藝文志》所繼承，而所載儒家「事求可，功求成」一語及「在谷滿谷，在阮滿阮」一類描述，均為朱熹所稱道，表明莊子與儒家必有特殊的學術關聯。但另一方面，他對儒家、孔子的批評也非常暴露。陸樹芝的做法是將莊子對儒家的批評理解為對魯遽一類不肖弟子而發，其他更多的是對於墨翟、楊朱、公孫龍、惠施的批評，而整部《莊子》主要是針對墨、惠輩之小知小辨的。這一說法不甚可靠。莊子當時不大可能因為要攻駁墨子、惠施，而著成十萬言這樣一部大著，墨、惠亦皆不足以讓莊子開口講話。換言之，陸樹芝應該是冤枉了墨、惠而誤解了莊子的，或者這原本便是陸氏著書的一個策略。雖然如此，在陸樹芝身後百年之間，廣東恰有一位陸氏的同鄉、小知小辨的康南海，以「深懷危亡等語」，「造作詭辭」，風動天下，正所謂不幸而言中。由此而言，以《莊子》為

針砭墨、惠之書，亦非沒有醒世的作用。此為陸樹芝註評的第三個特色。

葉國慶《莊子研究》評論註《莊》派別，以《莊子雪》為儒家派，稱自林希逸《莊子口義》之後，「清陸樹芝著《莊子雪》亦力言莊子乃維護孔門者……然又以莊書兼釋道之理」，而譏其「合三教於一家」。又評論莊子之文學云：「註家有偏於批評《莊子》文學者，如明朱得之《南華通義》、清吳世尚《莊子解》、孫嘉淦《南華通》、林雲銘《莊子因》、陸樹芝《莊子雪》等是。要皆賞識莊文之宏暢，然為論時有瑣碎之嫌。」此其所論殆未深思。而近年方勇教授的新著《莊子學史》專章論述陸樹芝《莊子雪》，重點討論二事，一為以莊子為「先聖之外臣猶子」，二為對司馬遷、蘇軾說法的多所批駁。於陸氏此書顯然仍有未盡。

四

《莊子雪》原刻本封面題「大中丞陳簡亭先生鑒定」、「嶺南高郡陸次山輯註」，內題「信宜陸樹芝見廷甫輯註」。正文每頁十一行，陸氏註評作雙行小字。書當於嘉慶四年後刊行，今見有「文選樓藏版」及「粵東儒雅堂」、「粵東翰元樓」

三種刻版題記，各家著錄均題嘉慶四年，蓋據陳大文序而定，未必均在同年刊刻。該書近年影印收入《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一九七三）及《中華續道藏初輯》（一九九九），頗便查閱。但嘉慶原刻偶有訛誤及墨色不清處。至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上海千頃堂加以石印出版，使《莊子雪》一書流行益廣。但刻本中墨色不清處，石印本往往空缺，可知千頃堂亦非別有佳本，仍據嘉慶刻本辨認製版。

此次整理，據《中華續道藏》影印嘉慶文選樓刊本爲底本，刻本不清處參考千頃堂石印本。

張京華

於湖南科技學院濂溪研究所

陳序

天之積空，爲日月，爲垣舍，爲黃赤道，爲霧露虹蜺，懿溽灑晦，不可思議也。莊子之爲文，爲風爲火，爲江爲海，爲鼠肝蟲臂，尻輪神馬，嘘噏澆漫，不可思議也。天下之事莫難於測空，而測莊子者如之矣。嶺南陸樹芝，余庚子歲奉使所取士也。好爲古文詞，矻矻於周秦百家之言，而於莊子尤有昌歎嗜，爲文能師其奇詭。近以一卷質余，居然《南華》也，居然《秋水》也。其大則所謂江海日星，其細則所謂鼠肝蟲臂也，其麗則傾宮旋室，其激譎叫諫則蜚廉折丹，枅圈曰注也。余因歎曰：莊子神於文者，子神於莊子者。自子之文出，而莊子於是乎有替人，有知己。時嘉慶四年二月，會稽陳大文撰。

尹序

《南華》非理學書也，而讀之者，筆必足以達難顯之理，而不病於膚庸，故儒者不廢焉。然非邃於理學者，亦正不足以說《南華》也。註《南華》者，自向

秀、郭象以來，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蒙混，按之文意，大都在依希彷彿間。蓋歷數千載之才士、文人，高僧、羽客，遞爲之註，而《南華》之旨卒未太白也。近日坊間惡本，更以妄庸之謬說附贅其間，而《南華》益墜冥海矣。吾友陸次山，自少即殫心理學，於儒先微言能融會而貫通之，於以挾經之心而提其要，如脫桶底也。嘗欲爲《三禮》註，以成紫陽之志，顧自以爲學力未逮，更俟之異日。因取《左氏春秋傳》而評註之，凡前人之所未解者，悉以意解焉，不使一字之未安也，合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如一篇焉，莫不絲牽而繩貫也。既而曰：《南華》而果爲非聖之書，如《史記》所云耶？則當火之久矣。昔朱子注《四子書》，時引爲證，則其書固吾儒之所必採而觀也，又可聽其爲不解之書耶？因遂爲之註，而命之曰《莊子雪》。書成，攜以示余，且曰：「以迂儒而註放誕之編，其有當否耶？若有當焉，亦一奇也。」余受而先觀吾所嘗讀而自謂已解者，又別有解焉，乃確而安也；向之闕而未解者，皆明明可解，轉自怪前此之何以不解也。乃從而觀余之所未讀，而嘗閱之終篇茫然不知所謂者，與嘗合諸家註說，觀之轉紛迷翳悶，不終篇而輒欲棄去者，則又皆渙然怡然，確見其神之所注。而其文之高古離奇變化，

亦見焉。不寧惟是，舉平日之疑，其開罪前聖，欲曲爲之解而終恐難從末減者，更曉然知其無罪，且大有功於《六經》焉。乃拊案而呼曰：快哉！快哉！非邃於理學者，亦烏能爲此解哉！嘗觀紫陽之註《四子書》也，雖單詞隻字，無不悉心研究，而審語脈於輕重緩急之間，乃有以揭全書之大旨，而深得聖人「喫緊爲人」之意。蓋其心精，無細之不入，而目光之所照甚遠也。使朱子而註《莊》，必不若諸家之支離蒙混矣。惜心力殫於《六經》，而《書》、《禮》且未卒業，固無暇及此耳。今次山於《三禮解》謙讓未遑，而先出其心精目光以註《莊》，獨有以剖其奧義，揭其大旨，如皎雪之晶瑩透亮焉，洵乎邃於理學者之無乎不可也，又豈特文士才人之長哉！余既喜見所未見，而又重爲漆園幸，且爲讀《南華》者幸也。因遂書以爲序。年愚弟尹廷鐸拜題。

自序

《莊子》，諸子之冠也。其言異於《六經》，而亦不同於諸子。《六經》如日月之麗天矣，諸子其猶燭火乎？幽陰中可以自見也。若夫稱瑞於冬春之交，而晶瑩

皎潔、不染點塵、別具寒香者，雪也，唯《莊子》似之。顧其書奧衍磅礴，自晉唐來，解者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隔膜，虽一二卓識之士時有特見，而所得者尚未什一，固未能通體了澈也。博採者是非雜陳，妄庸者任臆猜混，於句解段落往往失之，竟使千古奇文盡如夢識，又安望其揭全書之大旨，識厥功之甚偉哉？夫說經者多而經亡，禍有甚於秦火者，況以洸洋自恣之文而復爲警說所蒙，安得不如墮雲霧也？不揣固陋，輒取內外雜篇而通解之，務使簡約不繁，而肌理分明，單詞皆適。既乃取龍門之《傳》、東坡之《記》，述論於前，以明其無罪，而大白其維持《六經》之功。雖不敢自謂必當，而開卷瞭然，無復沉悶，似撥雲霧而對皎雪也，遂名之曰《莊子雪》，據所見也。今夫房室之中，幃帳之內，人以爲閭也，蚊蚤遊之，則與青天白日之下無以異焉；莽蒼之林，荆榛之野，人以爲蓬也，鳥雀人之，則與康莊四達之衢無以異焉。何者？性之所近而身之所習也。見以爲雪，則雪之耳矣。獨是物之光且明者，莫如火日。火日可以遠照，而雪不能。說《莊》而僅如雪也，遂無憾乎？然火日外光，雪則表裏洞然。久視日火者，目爲之眩，雪則諦觀焉，把玩焉，而心之煩者亦釋，神之濁者亦清，雖予之火日，有不